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

一、長安城外的飛騎

陝西黃龍山偏居長安東北，南通蒲城，北倚秦關，與洛川相接。在三秦諸山中，地域雖然不甚廣大，但是其中峰巒靈秀，澗谷幽清，更有亙古不曾開闢的森林，人行其中，往往數十里不見天日。深山奧區，多產珍禽異獸，佳木奇花。內有幾處風景最好的所在，更是秋月、春花、夏雨、冬雪，無美不備，四時咸宜。可惜林深路險，山徑崎嶇，森林之中最易迷路，加以毒蟲猛獸潛伏在內，暴起傷人，難於防禦。除卻近山一帶山溝田野中稀落落有兒所穴居野處的窮苦山民而外，一過白鬆板，森林越多，路也越險，地更偏僻，輕易不見人蹤。中心深處連樵彩足跡均所不至，端的幽險已極。

按說這等亙古無人之所，是不會有人住在裡面，可是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。人的性情志趣也各不同。喜歡山水的人頗多，尤其是當帝王專政之時，一班不甘受暴力壓迫的人們往往厭棄城市，喜入山林。而那素有游癖，愛玩山水的人，多半生具堅強體力，不同流俗。

每當選勝登臨，興來之際，往往不辭長途跋涉與所歷艱危，獨自攜糧入山，窮搜幽隱靈妙之區，以為快意。以前的高人隱士又喜隱跡深山，不與世通。好游的人一半為了心喜山水，一半也是為了喜歡尋訪這類異人奇士。雙方性情本來相投，自然如磁引針，一拍即合。中間再有一方發生事故，為了人類之義，除暴安良，患難相扶。

蒲城一個少年，姓寇名公遐，出身本是耕讀之家，從小好武，最喜結交江湖豪俠之士，才十七歲便匹馬仗劍，出作壯游。由華山起，經太白、終南，轉入秦嶺棧道入川，遍遊峨嵋、青城蜀中諸名山；改順水路溯江而下，遊玩洞庭三湘；再經嵩洛入關，繞道回來。

歷時三年，公遐中間頗交了幾個英俠之士，由此求友習武之心更切。公遐自從出門回來，對於山水更成特嗜，幾次想要再續前游，均因家事糾纏，父母雖不在堂，一班叔伯尊親均以公遐少年英俊，博學多能，欲令繼承書香，求取功名，時加勸勉。公遐覺著一個人讀書只為明理，應以救世濟人為務，浮名虛利有何意思？無如長老屬望甚殷，不便違抗，勉強在家中讀了兩年書。這年去往省城考試，風簷寸暑本非所願，草草終場，不曾考中。

浮名得失雖然無足重輕，家中伯叔，不免絮聒，便在省城住了下來。閒居無事，不喜和同學酸丁來往，每日只向城內外有名古剎、風景之區往來遊玩，或尋田夫野老閒話桑麻，暗中查探民間疾苦。誰也不知公遐另有一種深意，笑他是個呆子。

西京列代帝王都邑所在，名跡甚多，此時長安許多名勝之區尚未埋沒，盡可逍遙。光陰易過，不覺到了第二年中秋將近。這日早起，偶往杜曲訪一姓張友人。本意約往驪山同浴溫泉，行至途中偶然口渴，見前面柳蔭之下有一餅攤帶賣茶水，想要飲上兩杯再走。

忽見兩匹快馬疾馳而來，馬上坐著兩個少年，貌相裝束十分英勇。初發現時，晨光之下只是兩點極小人馬影子，晃眼便自鄰近。公遐見那兩馬來勢快得出奇，便留了神。正在注視，連人帶馬離身已只三兩丈，馬後塵霧滾滾飛揚，望去直似兩條灰龍緊隨馬後，人，馬已馳出數十丈外，塵霧依舊騰湧未收。

兩馬一身純白，更無雜色，生得又高又大，馬頭高昂，吐氣如雲，神駿非常，二人卻和黏在馬背上面一樣，一任那馬絕塵飛馳，紋絲不動。

本由身邊官道馳過，不知怎的馳近餅攤三四丈，內中一個忽然回望來路，口喝：「二弟，往那邊走，免得灰塵太多，我們中秋黃龍山再見吧！」

發話的一個手拎馬韁微微往側一帶，那馬立時四蹄登地，往斜對面飛躍過去。對面道旁本是一條小河，對岸一條小徑，一邊田岸，一邊土崖，另有石橋相通，尚在餅攤之左，相隔三數丈，河寬也有兩丈，那馬跑得正急，忽然掉頭凌空躍過，仍舊朝前飛馳，又穩又快，毫未停頓。

另一匹馬也未聽馬上人招呼，跟著把頭一偏，相繼躍過，晃眼追上。前段仍是並騎同馳，等跑出半里多地，忽然分路：一個踏著地上衰草繞往土崖之後，不知何往；另一人一馬順著田岸飛馳，一會兒穿入遠方樹林之中。共總不過幾句話的工夫，來路塵霧迷茫還未散盡，連人帶馬已無蹤影。

公遐越看越覺奇怪，笑問餅攤主人：「這等快馬實是少見。馬背上人似未成年，如何騎得這好？以前見過沒有？」

攤主笑答：「也真奇事。老漢在此擺攤已二十年，因是官驛大道，必由之路，什麼人都曾見過，這等快馬卻是少有。本來不曾留意，前年七八月間在此擺攤，見這兩匹白馬由此路過，也和相公一樣，見馬跑得快，才留了心。彼時馬背上人是個瘦矮老頭，自騎一馬；另一匹馬由那兩位小相公同騎在上，跑得比今天還快。」

「到了這裡，才把馬步放慢，往城裡跑去，就此不見。到了中秋前兩天，才見這老少三人由城裡騎著原馬回去。由此起，每年七月半間，這兩小的必騎這兩匹白馬往城裡去，老的卻未再見。接連三年均是如此。」

「他們往返約在一月左右，中秋前兩日也騎原馬同回，不知是哪裡來的。本由面前大路經過，上月他們過時，我見馬後塵土太高，怕污了茶水，無意中埋怨了兩句，並未對面交談。過不幾天，忽有一個穿黃麻布短衣的矮子問我買茶，給了五兩銀子，說是他家二郎無意之中髒了我幾次茶水，心中不安，命他持銀相贈，並說以後不會由我攤前走過。」

「說罷，不容回答，便自走去，走得甚快，也沒追上，始終不知是何原故。方才見馬改道，想起前事，方始明白過來，那五兩銀子明是兩位小相公所賞無疑。他聽我上月埋怨，不但不怪，反而憐我年老貧苦，命人來此周濟，這樣大方的好人真個難得。」

公遐前數年遊山回來，長了不少見識，平日又在物色異人奇士，聞言越發心動。暗忖：這兩少年比我年紀輕上好幾歲，別的不說，單這馬上功夫已是僅見。小小年紀，騎著這樣千里馬，每年來去皆有定時，必非常人之子。可惜發現太晚，必須候到明年秋天，才能遇上，事情還拿不定。

黃龍山離家頗近，前聽人說山深路險，更有森林阻路，容易迷途，雖然近在咫尺，一直不曾去過。那年出門暢游名山大川，也曾多歷幽險，深入無人之境，中間連遇虎狼毒蛇，仗著學了一點武功，和此次途中買得的寶劍鋼鏢，並未受傷，如何近在家鄉的山林，竟會遷延至今不曾涉足？自來深山隱秘之區每多高人隱居，桃源樂土，不為世知，前在秦嶺深山之中便曾見到過一處。馬上少年曾有黃龍山相見之言，可知內裡必還住有人家，也許就是他家所在。

現離中秋還有三四日，如往省城尋一快馬趕去，覓路人山還來得及。因所訪友人世交文士，學問頗好，雖然投機交好，這類事卻非同道，也未向其提說。見道旁有人牽驢走過，忙僱兩乘趕往溫泉。沐浴之後當夜趕回，叫開城門，回到寓所。見秋陽猶熱，天還不冷，未帶什麼行李，只把隨身兵器帶上，打一小包，次早覓了一匹快馬往黃龍山趕去。

到了離山五六里的龍尾壩停下，一面準備入山乾糧和繩索、麻鞋等應用之物，一面打聽途向，一切準備停當，已到十三日黃昏，獨個兒向所居村店買了些酒，命店主煮了一些牛肉肥雞，正在門外大樹之下，望著剛升起來的大半輪明月，臨風獨酌，盤算山中兩處險境如何走法。忽聽鳴鑼之聲遠遠傳來，跟著便見村人拿了刀叉棍棒紛紛往前面小村中趕去。

問是何故，店主答說：「近日山中時有許多豹子出來傷害人畜。方才鑼聲必是豹子見人不能傷牠，膽子越大，天還未黑就出害人。聽鑼聲甚急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必非少數。」

公遐少年氣盛，又喜打獵，聞言欲往相助。

店主勸道：「相公是讀書人，又無同伴。這些豹子兇猛非常，性又狡猾，要是一兩個，我們人多，還可將其驚走；豹子如多，

形勢卻甚兇險。去的人全是多年土著，識得豹性，又知藏處，見豹一多，人力難敵，便可藏起。相公有本領，也禁不住豹群圍攻，地理不熟，不知逃避，如何去得？」

公遐自不服氣，仍想起身，忽見兩個壯漢手持獵叉，亡命一般跑來。

一個還拿著一面破鑼，跑到村前才行敲打，大喝：「各人快些回家，把門閉上！這東西比豹子還凶得多，從未見過！」

另一個喘吁吁對店主道：「老漢，你怎糊塗，還不請相公進去！那東西好不厲害，方才馮家三娃已被一隻金錢大豹撲倒在地，獵叉也被打斷。那麼猛惡的大豹，吃那怪獸追上，只一兩爪撕成粉碎。還有一豹藏向樹上，被牠連樹折斷，跌了下來，當時一爪，連腸肝肚肺一齊抓出，流了滿地鮮血。

「追豹時節，稍差一點的樹吃牠撞上，當時折斷，張三牛家土窯也被撞塌了一大片，總算還未和人作對。此地相隔甚近，如被追來，遇上牠誰也休想活命。再不藏起連命都沒有了！」

自從壯漢一到，村中未來的男女老少聞聲趕來，七嘴八張鬧成一堆。一聽這等厲害，全都膽寒，不等話完，一齊跑光。當地土人所居，十九都就崖上掘一土洞，再由裡面挖出臥室土炕。仗著山上木材多，取用方便，桌椅用具均頗齊備。窯門也是木製，不似別處土窯有門無戶，只一穴洞出入。

回家之後全都把門緊閉，搬些東西把門堵緊，人心惶惶，宛如大禍將至。兩位壯漢原是獵戶，比較膽大，說完也各回家。跟著便見前去村人如飛跑回，異口同聲說怪獸厲害，並還傷了一人。村人先聽怪獸只殺豹子已是驚惶；傷人之言一出，越發害怕，紛紛逃避。男呼女號，爭放家人入內，重行堵門避禍。又亂了一陣，聲息皆無。

店主見公遐始終氣盛，執意不退，先還想往前村除那怪獸，後聽人說，怪獸殺了四隻豹子便不知去向，想已入山，也無法看到。不知山民好心，恐其無知行險，故意如此說法，信以為真。又見當日天色晴朗，明月已上鬆梢，清光四射，秋風不寒，料知夜來明月皎潔如霜，又有新出鑊的肥雞牛肉、村酒香冽，不忍離去，執意賞月飲酒，不肯回寨。

店主連拉幾次，苦勸不聽，只得把泥爐連同蒸鍋取放樹下，說：「相公既不聽勸，我也無法。且喜樹後崖上有兩土洞，內裡相通，人口大二尺，人須蛇行而入。原是存糧之所，內裡堆有不少糧食，萬一看出不妙，入內躲避，可以藏身。聽說怪獸一雙眼睛並不甚大，卻和明燈也似，隔老遠便見兩團金光。

「前數日深夜已有人發現過，彼時不知是牠眼睛，今日才得看出。相公雖然膽大，見那一對眼睛也必嚇跑，這不是負氣的事。最好此時就走，還來得及。裡面雖然氣悶，沒有月亮底下明亮，到底性命要緊。」

公遐力言：「這類怪獸我曾見過，從不傷人，方才必是有人惹翻了牠。你們不曾見過，所以大驚小怪，其實無妨。既已入山，豹子又為怪獸所殺，何必這樣膽小？包你沒事，各自去罷。」

店主見他固執，行時又說：「老漢只有一個大娃，現往蒲城未歸，家中只我一人，相公住我家中，放你一人在外，問心難安，此時我已想過，老漢今年將近七十，能活幾年？萬想不到相公讀書人會有這樣大膽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反正那東西力大無窮，真要晦氣，不是這門能擋得住。索性把門開上，彼此聽命，省得相公危急之時無法鑽那土窯，沒有退路。」

公遐知道村民善良忠實，不願使其愁急，笑答：「老丈不必多慮。你看月光多好，四外靜悄悄的，連風都沒有，哪似有什警兆？你們都睡得早，請各閉門安息。真要不好，照你所說，怪獸的眼睛隔老遠都能看見，比電還亮。並且這類猛獸行動起來多有狂風，我雖年輕，久慣出門，游過不少大山，好些獵戶都不如我，准知不會有事；又捨不得這好月色，這才辜負你的好心，並非狂妄無知，誰還把性命當兒戲不成！」

店主聞言，半信半疑，後經公遐再三分說，方始答應退回，把門虛掩。公遐力言「稍有風吹草動，定必退回」，店主才行退去。

公遐便就火爐把酒溫好，把寶劍暗器準備停當，重行歸座。飲了一陣，見皓月明輝清澈如畫，山容莊靜，四顧蒼茫，到處靜悄悄的，哪有一點響動？方覺村民膽小，所說怪獸不知何物，照那猛惡神情，相隔這近，早已追來，怎會毫無動靜？拿起酒罈一看，已然見底，料知店主恐他酒醉糊塗，為怪獸所傷，將酒暗中減去。

有心入內往取，又想：店主年老膽小，山民天黑即睡，又不知酒藏何處，何苦為了口腹之欲，深更半夜驚吵人家？便止前念，將雞肉熱好，就著冷饅吃了一些。徘徊月下，仰望月朗星稀，碧空澄霧，偶有朵雲掠月而過，映著月華，宛如銀霞，所有山林田野全是蒙上一層銀霜。

覺著夜景清絕，不捨歸臥，對於豹群、怪獸早已認為當夜不會來擾，毫未放在心上。為了清景難逢，不捨歸臥，忽見一群烏鴉由前面山崖樹林中沖霄直上，飛鳴而過，往斜刺裡松林中投去。山風漸寒，月輪已上中天，知時不早，明早還要裹糧入山，方欲歸臥，忽聽前面秋草裡窸窣作響。

定睛一看，首先發現深草中有兩團藍光緩緩移動，正是一隻和驟差不多長的大豹，悄沒聲由草裡朝著自己掩將過來，相隔不過五六丈遠近。

公遐一見果然有此惡獸，正好殺牠，取那豹皮。因知豹性狡猾，撲人時比虎靈巧，正面躲避每易受傷，忙把手中寶劍一緊，故意裝著害怕，想要逃退神氣。那豹原由左近崖上發現下面有人，偷偷掩來，打算到了近側，冷不防將人撲倒。見已被人看破，立時悶的一聲怒吼，凌空縱起兩三丈高遠，朝人當頭撲下。

公遐早有準備，全神貫注在豹的身上。一見迎面撲來，覷准來勢，突然改退為進，把全身之力一齊運向右臂，把頭一低，朝前縱去。那豹來勢太猛，做夢也沒想到敵人不退反進，身已凌空，無法收勢，剛把身子一彎，想要回爪去撈，公遐已防到有此一著，故意把身子往右一偏，緊跟著一個風擺荷花之勢往左縱去，同時單臂用力，照准豹腹將劍一揮，隨同身形閃躲之勢橫撩過去。

只聽著的一聲，同時震天價一聲怒吼，這一劍竟由豹的前胸刺進，順著豹子負痛前躡之勢，由左而右划裂了一條斜長大口，當時腹破腸流，猛躡出去兩三丈，跌在地上，幾聲慘號，連掙了兩掙，便自死去。

公遐見那麼猛惡的豹子被自己一劍殺死在地，從來打獵沒有這等爽利，自是高興。正待趕過取那豹皮，喊人出來洗剝，微聞身後草地裡又有了響動，知道又有豹來。未及回看，目光到處，猛瞥見前面樹後藍光閃動，跟著便聽豹子怒吼之聲，一條較小的豹已箭一般躡起，飛縱過來。

先聽身後草響，打算回看，微一疏神，不曾想到前面樹後也伏一個，來勢又猛又急，匆促之間不由亂了手腳，惟恐前後受敵，忙將身子往側一閃，不料斜刺裡又有一豹縱撲過來。公遐聞得腦後風聲，知道不妙，急中生智，忙使一個風扇落花的解數，條地翻身，腳跟著地，轉過身來，往側面草地裡縱去。

剛一落地，便聽叭啞兩聲大震和惡豹厲吼之聲，連忙握劍回顧，原來兩豹本是一前一後朝著公遐夾擊上來，不料吃了狡猾的虧，後豹看出前豹朝人猛撲，以為公遐必要閃避，於是避開正面，繞往側面橫縱過來。為了相隔更近，見人逃避，一時情急，只顧朝前猛躡。公遐惟恐前後受敵，一面左閃，避開前豹來勢，緊跟著身子往右，轉風車一般早已離開原處，就勢往旁縱去。

兩豹全都撲空，豹和豹卻撞了一個滿懷，前豹的頭正撞向後豹的胸脅之間，去勢太猛，肋骨立被撞斷了兩三根；後豹負痛，怒極發威，回爪亂抓，又將前豹的眼抓瞎了一隻。雙方同是痛極心昏，不顧傷人，就在當地同類相殘，連聲怒吼，扭作一團惡鬥起來。只見滿地塵沙滾滾，山風大作，林木蕭蕭，有如潮湧。

吼嘯之聲震得山鳴谷應，震耳欲聾。兩豹鬥久，傷痛越重，更犯凶威，各自拼命，聲勢越發驚人。

公遐見兩豹比較要小好些，已有如此兇猛，可見先殺那豹出於僥倖。方才用力過猛，豹雖殺死，虎口至今生疼，右膀還在酸麻，看出厲害，哪裡還敢大意。又見兩豹扭成一團，在月光之下滾來滾去，塵土湧起老高，簡直無法近身，不由把先前勇氣挫了好

些。方想這裡豹子怎如此厲害？忽聽遠遠豹吼之聲，循聲一看，相隔裡許的林野中湧起大團塵霧，內現七八對藍眼，旋風也似飛馳而來。

看出豹群至少有七八隻之多，轉眼便要趕到，心中一驚，想要退回窠去；無奈先前逃避時不曾留意，立處正當危崖之下，兩豹正在窠前一帶扭結追撲，把路擋住，無法過去。鬥勢越來越猛，狀類瘋狂，縱躍如飛，身法更是靈巧，又快又准。自己幸而藏身樹後，兩豹只知同類相殘，惡鬥方酣，不曾留意；否則休說兩個夾攻，看那形勢，便是一個也難應付，何況又來這多？

心裡一急，便朝左近一株大樹援將上去。剛剛坐定，忽想起豹不比虎，最善上樹，如被發現，凶多吉少。心正發慌，豹群業已臨近，下面兩豹聞得同類吼聲，忽然停鬥，本擬迎上，發現月光地上人影，立時同聲怒吼，內中一個首先朝上躍來。

公遐料知不妙，剛把暗器取在手內，準備一拼。後面豹群紛紛趕到，吃前兩豹一吼，一齊昂頭，向上發威怒吼。有的作勢朝上猛躍，有的環繞樹下往來亂轉。只有一條最大的發現前死大豹，過去略微聞嗅，趕回樹下，朝著公遐目射凶光，連聲怒吼。公遐惟恐激怒，不敢妄發暗器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聽腳底沙沙連響，低頭一看，原來兩隻比狗略大的小豹已順樹幹往上爬來。最近一豹相隔不過五六尺，稍微往上一縱，便可將人抓落，不禁大驚。百忙中揚手就是一鏢。事也真巧，那豹已然援上腳底橫枝，只等後腿援上，便要縱身撲來。剛張大口發威怒吼，吃公遐這一鏢打個正著，由口穿入，直通咽喉致命之處。

一聲怒吼，雙腳一掙，跌落下去，正壓在第二隻豹的頭上。叭啾兩聲，相繼墜跌地上，當時斃命。後豹也自跌傷，滾地怒吼不已。經此一來，群豹全都觸怒，各犯凶威，紛紛厲聲吼嘯，朝上急躍。

眼看形勢危急，忽聽遠遠深山中啾的一聲長嘯，宛如巨鍾怒鳴，晃漾山野，半晌不息，聽去頗遠。群豹聞聲，立停攻勢，朝前驚顧。待不一會兒，又聽吼了一聲，這次聲音較近。心想是何怪獸，吼聲如此威猛，來勢又是這等快法，難道村人所說怪獸不成？

心念才動，下面獸群已是一陣大亂，紛紛掉頭往相反方向逃去。公遐據樹遙望，豹群剛跑到前面相隔裡許的坡前，待要往上縱去，忽似有什警兆，紛紛掉頭，重又往下飛跑。已然跑出兩里來路，到一土崖之下，忽聽轟轟怒吼，由近而遠往前追去。豹群逃得更急，亡命一般正朝前面急竄。

猛瞥見一條黑影，帶著兩團酒杯大小的金光，由側面高崖上往下面豹群飛射而下，來勢猛急異常。月光下望去，只是一條比豹子還小的黑影，疾如飛鳥，朝下斜射，也未看真。等到發現，獸目金光已落向豹群塵霧之中。由此星丸跳擲一般，接連幾個起落，耳聞群豹慘號之聲，四下驚竄，激得滿地塵沙滾滾，高揚起十餘丈，相隔太遠，也看不真。

等到豹吼聲住，霧散煙消，黑影金光已早不知去向。遙望前面，似有兩條死豹橫屍在地。再看樹下，共有三豹，兩豹已死，均是自己所殺，還有一豹已然重傷殘廢，離死不遠，時作怒吼。四望月白風清，霜華滿地，已不再有動靜，忙即縱下。傷豹見人尚自發威，無奈膝骨已斷，又撞跌了一下重的，前腿皆折，不能起立，吃公遐就手一劍刺死。

覺著當夜雖經奇險，居然手殺三豹，也頗自豪。忙去窠前呼喚店主，說：「豹群已退，現有三隻死豹，前面尚有好些死的，快些出看。」

方才豹群發威怒吼，土人全都驚動，均料公遐必死，聞呼全都趕出，聞言大喜，俱把公遐奉若神人，贊不絕口。

公遐力言：「我也豹口餘生，如非怪獸趕來，也難活命。先沒想到豹子這多，那怪獸不知何物，通身烏光黑亮，目射金光，也沒有看見牠的腳爪如此厲害，豹群多半全被殺死，現在前面。我看怪獸十分神奇，專殺豹子，不會傷人。就有一兩個漏網的豹子，我們人多，遇上也不怕牠。何不去把死豹抬來，賣些錢用也是好的。」

眾人聞言立被提醒，群推公遐為首，各持器械扁擔一同趕往。共尋到六條死豹，都是腹破腸流，鮮血滿地。相隔不遠，一會兒全數抬回。公遐命將前殺兩豹贈與店主，餘者平分。村中恰住八戶人家，正好每家一隻。分配停當，公遐便自歸臥。次早起來，見村人還在尋找殘餘兩豹屍首，才知近來豹皮值錢。因為昨夜逃豹較大，已在附近山中搜尋了一夜。

公遐暗笑：利之所在，膽子也會大了起來。吃飽早飯，便即上路。

村人聽說入山，始而同聲勸阻，說：「近來山中猛獸甚多，時有發現，山路又險，我們久慣山居的獵戶俱都不敢走進，何況人地不熟。相公就有本領，到底人單勢孤，不可冒失。」

公遐答以無妨，山中住有一位好友，曾定中秋賞月之約，故此必須前往。話未說完，忽聽有人哈哈一笑，先未留意。正說之間，忽見一高一矮兩個穿黃麻衣的中年人由身旁走過，覺著面生，所穿麻衣尤為少見，再說也與時令不符，心中一動，吃土人一陣勸說，忽略過去。過後想起，人已不見。

一問土人，均說這等裝束的人只去年中秋前後有人見過，但不在此。猛想起長安城外送錢與餅攤老頭的也是一個穿黃麻衣的矮子，料這兩人必是一路，矮的一個許就是贈銀人也未可知，心又一動。二次向眾辭別，眾人勸他不聽，又覺公遐人好大方，互一商量，推出四人陪送上路，就便尋那兩豹蹤跡。

公遐知道土人都是近山獵戶，志在得豹，不便攔他好意，只得允了。隨即起身，往黃龍山中走去。所行乃獵人平日來往的中部一帶，有的地方並無途徑，須用索鉤攀援上下，不是入山正路。路雖難行，但可繞開兩處森林之險。